

# 周序维：灯谜人生如品茶

一期一会

本报记者 竺捷

镇江街面上的大多数灯谜，他看一眼几秒钟就能猜出；如果几分钟还解决不了的，就是难度很大的谜了。这项爱好，周序维玩了四十年仍觉不过瘾，现在他已经七十岁了。

前年春节，市知青作家协会搞了一次网上猜谜，很受欢迎。活动共出谜157条，猜中150条，命中率高达95%。可见知青作协里高手不少，大家才思敏捷，你追我赶，打虎英雄层出不穷。出题者即是周序维，他除了要与大家分享答案外，还要对一些谜面分析和点评。周序维曾担任市职工灯谜协会理事、市青年灯谜协会副会长、中国腾龙谜社副社长，这种小活动自然难不倒他。

1982年，镇江工人文化宫还在迎江路上，当时每逢节假日都有娱乐项目。一次周序维路过猜谜厅，里面的五彩谜条吸引了他的注意，其中有一条“以柔制刚”打一休闲食品，经过苦思冥想，终于搞得谜底“巧克力”，奖品是一支牙膏。等到把那支牙膏挤得干干净净，他发现自己喜欢上了灯谜。

周序维的文化底子并不弱。他1977年知青返城进入镇江建材厂，先后做过司炉工、统计员、宣传干事、厂工会副主席。一个人猜谜时，能感受到自己脑瓜旋转的速度，这种感觉可以在各种考场体会到；如果他经常猜中的话，理所当然会被大家认为很聪明，这个与考高分是同理。不过，从猜谜到制谜却有一段很长的路。工作之余，周序维将报刊上的灯谜“豆腐块”剪下，分门别类整理好。读书时，也

留意其中的成语典故、诗词名句，发现素材就记下。后来，《镇江日报》举办“新风赞”征谜，他投的“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”猜乐器“吉他”，竟得了二等奖。

从此，灯谜兴趣一发不可收。1984年，周序维加入市职工灯谜协会，并且在厂里成立了灯谜小组，配合厂的各项工工作，开展了“安全生产”“劳动竞赛”“节能降耗”等二十多场专题谜会。他还经常对外投书求教，结识虎林师友，那时还没有现在的QQ、微信、手机短信，唯有信函往来，鸿雁传情。他个人也在谜赛中多有斩获：1990年获首届中国灯谜大奖赛优秀射手称号，1991年获海内外灯谜创作大赛最佳谜奖，1993年获国际灯谜创作大赛二等奖。

接下来，便是周序维与镇江日报社的两次结缘。第一次是爱好方面，从1993年起，《镇江日报》周末版为其开辟“谜林揽胜”专栏，十多年间发表灯谜文章300多篇；第二次是工作层面，1997年底《京江晚报》创刊招校对，而周序维的单位刚停产，他随即应聘，在晚报当校对一直做

到2018年底，前后21年。中国汉字博大精深，校对和灯谜都是对字的推敲，两者都需要宽泛的知识和一丝不苟的严谨。所不同的是前者强调规范标准，而后者注重奇思妙想，它们像是周序维思维的“两极”或“两翼”，一直引导着他在文字海洋翩跹起舞。恐怕还没有哪位制谜者像他这样，将自身成长轨迹与报社如此紧密地捆绑在一起，始终与文字牵绊缠绕……

从谜四十年，周序维创作了2000多条灯谜，正因为此，他感觉自己还年轻。某种程度上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企业职工文化，体现了一种老派诚挚且积极向上的处世态度，它延续了旧式的文化传统，并赋予了新的内涵。这样一种文化的发端催生了不少高手好手，他们在诸多领域各擅胜场，周序维便是其中的代表。作为一名从基层企业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制谜高手，他本人的生活经历便是创作的重要源泉，甚或可以直接视为工厂文化的馈赠。他的代表性还体现在与地方纸媒的亲密互动，这种互动深刻而诚恳，不乏时代意义。



周序维现场出谜助兴 受访者提供

## 卖黄历歌

文/图 沈伯素

“唷——马(卖)新王(黄)历，唷——马凡(万)年历……”老人边走边唱他的《卖黄历歌》。他只会方言，唱起来也是一口金坛腔，但抑扬顿挫，婉转悠扬，娓娓动听。因为他双眼仅有光感，又一步一颠，让人感到是一种振作的旋律和节奏。

这说的是新中国成立前金坛县城里的事。那时候，日历都制成黄皮封面的小本子，叫作黄历。无论城里乡下，户户吊一本在墙面或木柱子上。金坛城里有许多人家的黄历是从这位盲人手里买下的。老人不仅失明而且驼背，形象不怎么养眼的那种。但这并不妨碍老人边唱边卖。他个头不高，瘦长的脖颈上有一根吊带把一只长方匾子吊在胸前，匾子里横七竖八堆满了大大小小的黄历，一步一颠向前慢慢移动，他的态度极认真，坚持天天来回走在他走过无数遍的大街小巷：丹阳门大街(金坛城里)、司马坊、花街、大沿河巷、思古街，每天都能听到他的声音；小南门，甚至西门外、北门外也都经常有他的足迹。

老人一年四季的每一天都是这样过的，他一路慢慢地一步一颠地走，一路娓娓动听地唱。唱词是他自己的创作，极简单的几句话，重复来重复去，内容无非是家里有了黄历很方便的意思。在他的唱词里，黄历又叫“万年历”，哪怕那些黄历即将过时，也都是“新黄历”。遇上下雨天，他就顶块油布照常走街串巷。他卖黄历，一天要唱十多个小时，没人见他歇下来喝口水。

这哪是卖黄历啊?!他唱的是“求生歌”。老人很愿意与人交谈，有人愿意交流他必定会袒露心扉，许多人因此了解了他的孤独贫困的生活状况。像他这样的生活状况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应该会享受到“五保”待遇的，但那时还无“五保”这一说，更没有今日“残联”这类机构去关心帮助他。

老人虽然穷困，残弱，却并不潦倒，甚至稍显刚烈。有人欺他残疾，随便乱翻他的黄历，他会说：“勿马勿女动(不买别乱动)!”如果不听他的训斥继续翻动，他反而笑起来，说：“阮没钱马(买)，我送你一本!好勿?”都知道的，黄历就是他的生命，因而，很多人都会保护他的黄历。如果他发了火，谁还在乱动他的黄历，街上的人会齐声喝斥，让欺侮他的人“滚”!

那时候，我从乡下进城读初中，开始是出于好奇，欣赏他的唱，甚至从头至尾跟着，看他吊着匾子奇妙地一步一颠地向前移动，听他用金坛方言唱着“唷——马……”后来，我学会了他的唱，也看懂了他的艰难和求生的意志。在艰难时期，任何人靠自己的力量求生，都不卑贱，甚至是高洁的，便在同情理上加上了许多尊敬。虽然当时黄历对我的用处不大，但也买了他的黄历。

当年金坛城里的学生差不多都会用方言唱《卖黄历歌》。记得有次下课后，不知谁起头唱了声“唷——马……”满教室的学生便都齐声和起了“唷马新王历，唷马凡年历……”那和声铿锵有力，荡气回肠，传达出了一种振作向上的精神。



面塑《卖黄历》

## 养老院里的春节

文/张平忠

“金虎辞旧岁，玉兔迎新春”。兔年的春节，镇江新区星瑞护养院里，张灯结彩，欢声笑语，到处洋溢着过年的喜庆气氛。春节假期中，每日各种文化活动不断，让老人们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。

今年春节，我和家人来到这家护养院看望长辈。节日期间，护养院为老人们准备了每天不同的丰盛菜肴，还为他们精心安排了“新春七天乐”活动。从年三十至初六，有迎春有奖游戏、新年送福袋、贺岁电影，还有贺岁戏曲、“福兔迎新”迎财神许心愿，以及新春扭秧歌、手工才艺表演等丰富的娱乐活动。

在一楼的文艺活动大厅，我见到众多老人正兴致勃勃地观看着老电影《碧玉簪》，剧中一幕幕生动有趣的情节，让大家很开心；二楼的书画厅，几位属兔的老人，正伏于案桌，挥毫泼墨，聚精会神地创作一幅幅诗词和画作；还有几位老

人在精心地剪纸，有喜鹊登梅、兔年送福、吉星高照等传统图案；演艺大厅里，几位80多岁的老人先后登场，拉二胡、弹琴，伴随着悠扬的乐曲，唱着老歌新曲，脸上绽放着笑容。

走出户外，观赏景色，也是春节七天乐活动之一。该院的公园里，老人们沐浴着冬日的暖阳，呼吸着新鲜空气。或赏梅看花，或歇坐文化长廊观景，或漫步花草丛中，还有几位老人则在空地上熟练地抖起了空竹。

这两年，我每次去这所护养院，总能品味到浓浓的文化味。这家养老院里，每周会有一次小型文娱活动，每月会组织一次歌舞演出。我市不少民间文艺团队，常年到这里开展公益活动。每到春节、端午、中秋等传统节日，政府部门、街道社区、驻地部队及社会爱心人士，纷纷前来慰问，裹粽子，包饺子，做元宵，与老人们共度佳节，其

乐融融。

这家养老院有图书室、书画室、百家讲坛、健身房、老兵之家及星瑞大舞台，还有长达100多米的文化长廊，为老人们提供了展示才艺、交流互动的平台，在充满浓郁文化氛围的环境中，老人们心情愉悦，生活充实。

据了解，这里入住了150多位老人，其中九十岁以上的就有40多位，虽然他们年事已高，却人老心不老，吹拉弹唱、琴棋书画，各有所长。90岁的王庆田老人，喜爱阅读报刊书籍，还擅长乐曲弹唱；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潘静奶奶，已93岁，对花草栽培情有独钟，平时专心研究插花艺术；徐履康有101岁高龄了，他是护养院年岁最大的老人，身材魁梧，看上去精神状态很不错，尤其喜欢演唱卡拉OK……在与一位位老人的交谈中，我感受到了他们身上对生活永久不灭的热情。